

目 录

忆红军追击滇军过赫章战况·····	徐仁芳 (1)
红军爱人民 穷人当红军	
——红二·六军团在赫章“扩红”情况略述·····	罗正光 (3)
红二·六军团哲庄坝战斗贺龙指挥部·····	何克敏 (11)
回忆赫章第一次解放·····	朱楚康回忆 赵洪永整理 (13)
茅草坡剿匪记·····	何克敏 (16)
安开万落网记·····	冯国才 龙宪良 (25)
我参加抗日战争的回忆·····	李慕农 (28)
“苗子坟”的来历·····	张镜波供稿 龙宪良整理 (42)
阮发高抢劫赫章纪略·····	郭勉芝供稿 龙宪良整理 (44)
妈姑买粮惨案·····	谌伯印 (46)
赫章县境的古驿道·····	龙宪良 (48)
赫章屯田源起考辨·····	谌伯印 (51)
赫章设治筹备会议纪要·····	徐仁芳搜集 (55)
为建筑县政府劝募经费材料启事·····	徐仁芳搜集 (56)
钻天坡筑路碑记·····	龙宪良 徐仁芳 (58)
建造大河边桥前后记·····	龙宪良 孙良恩 (60)
席营朔源·····	何克敏 (63)
白果普照寺·····	丁应芳 (67)
黄泥坡文峰塔与柏杨树家·····	徐仁芳 (70)
六曲河区牌坊简介·····	何克敏 (72)
彝族的神树和祠堂·····	龙宪良 (77)
灵筒·····	龙宪良 (78)

《大山诗草》节录·····	余宏模 (80)
清代乌撒彝族安履泰遗诗·····	余宏模 (90)
安阶平家世考·····	龙宪良 (95)
安化鹏简介·····	何克敏 (97)
徐文彭先生传略·····	徐仁芳 (101)
席大明扶闾七则·····	何克敏 (104)
宋醒在毕节二三事·····	李慕农 (113)
李宗仁先生给林岳的一封信·····	孙昌达 (116)
龙卷风袭击磨石沟·····	何克敏 (118)
杯林穴与杯穴酒·····	何克敏 徐仁芳 (121)
合团·····	徐仁芳 (126)
结构教会创造的彝文字母·····	龙宪良 (129)
稿约·····	政协赫章县文史办 (131)

忆红军追击滇军过赫章战况

徐仁芳

我家住在黄泥坡滇黔古驿道旁，同赫章、卸旗冲呈三角形对峙，可以互相眺望。

一九三六年，我刚进入七岁，正是蹦跳好奇的童年，对亲见亲闻的大事，基本上可以铭记不忘。我记忆最深的是二月二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路经赫章追击滇军的战况。为使这一史实传之后世，现记述如下：

早在一两个月前，赫章、黄泥坡、卸旗冲等地就风闻红军要来了的消息，地方官吏、有钱人家就开始作隐藏财物、避居岩洞，逃离他乡的准备，惶惶不安。广大的贫苦大众则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曾亲眼见“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进占赫章，打富济贫的情况，知道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口头上不敢讲，但内心是乐滋滋的，巴不得人民的子弟兵——红军赶快到来。

在红军快来的前两三天，有一队人马由毕节向经卸旗冲坪子，赫章慌慌张张逃向威宁，人们纷纷议论说：“这是毕节莫专员带的队伍，可能在毕节稳不住，往威宁逃了。”只隔两天，又有一批披羊毛披毡、穿对襟衣、大裤脚、持刀枪的人，又从平山铺经卸旗冲坪子匆匆忙忙地逃跑，人们又说：“这是被调到七星关、平山铺堵红军的杨正荣、文正朝两家的人马，看样子，是被红军打败下来的。”看到这一系列的情况，人们都在猜测：“红军快要来了。”

二月二十九日，阴霾满天，乌云翻滚，时黑时亮，爱唠叨的女老婆婆不断地叨念：“三黑三亮，不晓得哪里又要打仗了？”

真灵。刚吃过早饭不久，听到水坡方向传来“辟辟啪啪”的密集枪声，紧接着听见有人边跑边喊：“红军来了！”枪炮声，人马杂沓声，惊动了静谧的村寨；院落里“汪汪，汪汪”的狗吠声，大人呼唤小孩、小孩边哭边喊爹妈的呼叫声。顷刻，整个村寨失去了平日的宁静，一切都在沸腾。随之，先见卸旗冲坪子上有几十个军队分成两组，一组寻找掩体打掩护，一组找退路逃跑，轮流交替，掩护溃逃。子弹头在空中发出“噓，噓噓，噓噓……”的吼声。我随着大人们站在黄泥坡观战，有的人用手指着边跑边埋伏的部队说：“那就是昨晚由威宁来赫章，今天早上从赫章开往野马川堵截红军的两排滇军。勇猛直追、满山遍野而来的，就是红军。好多的红军，滇军哪里堵得住啊！”话音刚落，从古驿道经金钟山分路，沿郭家树林、官车桥来的另一股红军先头部队，如猛虎扑羊，快步到达我们的面前，直向卸旗冲坪子方向前进，侧击滇军。人们怕受流弹误伤，急忙跑回家中隐蔽。这时，各家各户的院坝里已有成连成排的红军席地休息，准备投宿。

红军从住下直到动身，一共在赫章、黄泥坡、卸旗冲、七家湾等处住了四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同时把地主、恶霸未搬走的粮食、财物没收来，逐户按家境情况分给穷苦人家。每个红军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宣传的主要内容，都是“团结抗日、打富济贫”等，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家庭穷苦的青年亲身体会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红军刚走一两天，国民党尾追红军的中央军来了。抓伕、派粮、派款、捉杀鸡鸭，人民深受其苦，称其为：“遭殃军”。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天空传来“嗡嗡，嗡嗡”的吼声，人们抬头一看，见一架飞机从东边山头窜出，不住地喊：“飞机，飞机。”顿时，不管老人、小孩都举手搭额遮住阳光，双眼直盯飞机，直至飞机向红军去的方向消失为止。很明显，这架飞机是侦察红军行踪的，这是赫章人第一次亲眼看见飞机。

事后获悉：云南军阀龙云，害怕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导致中央军入滇，从而控制云南，重蹈王家烈的后撤，遂把孙渡纵队摆在昭通、威宁一带防堵。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后，组织抗日支队，国民党的进剿部队分堵各路。但对红军的动向不明，身处前线的威宁滇军，为了了解红军情况，派出两排滇军来赫章一带侦察，于二十八日晚住赫章，二十九日早上前往野马川，在乌木铺峡谷口与红军遭遇，受到红军的迎头痛击，边打边撤，红军跟踪退击约三个小时，直至七家湾，因天色黄昏，目标不明，撤回休息。滇军如惊弓之鸟，于当夜逃回威宁县城。

红军爱人民 穷人当红军

——红二、六军团在赫章“扩红”情况略述

罗 正 光

赫章，位于乌蒙高原，“贵州屋脊”小韭菜坪矗立南疆，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北接滇属通四川，东临天险七星，古为“滇楚咽喉”、“蜀粤通道”，战略位置十分显要。

蜀诸葛亮征南中、元刘国杰斩蛇节、明傅友德平云南、清吴三桂剿水西、岑毓英围剿陶三春，及至民国蔡锷援川讨袁，周西成镇压“梁大王”等重大兵事，无不涉足于此。历代兵灾虽见诸史册，但是非定论在广大群众中若明若暗，日趋淡忘，唯有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第二、六军团，长征过赫章留下的足迹和与人民建立的深厚情谊，至今仍在群众之中有口皆碑，热烈颂扬。红军长征转瞬已越半个世纪，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已四十周年，各族人民正为建设“两个文明”的宏伟事业奋力拼搏。为了继承当年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关心群众，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笔者将近年来搜集的资料加以整理，以飨读者。错漏之处，诚望知情者给予补正。

公元1936年春天，云贵高原乍暖还寒。来自穷苦人民、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的中國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人的领导下，由湖南转战贵州，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了川、滇、黔边区革命政权，广大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当家作主人，欢庆解放。可是，当时统治中国的蒋介石，置日本大举侵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调动其嫡系及湘黔滇川军阀部队计十数万之众，向黔、大、毕步步进逼，企图将人数不足两万的红二、六军团一举歼灭。红军在金沙三重堰、大定将军山阻击追敌，给以沉重打击后，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为避其锐气，保存实力，寻机再战，遂于二月下旬先后主动放弃黔、大、毕，全面脱离与敌对峙态势，向赫章境内转移，拟将敌主力往西调动后，再南下盘江流域重建根据地。

2月28日，贺龙部第二军团撤离毕节进至撒拉溪、杨家

湾一带，所属第四、五两师，在古代号称“黔服雄关”的七星关，击溃朱溢斋、文正朝等地方民团，越关占领了赫章县属江南屯、平山堡和野马川一带。至3月1日，二军团直属及第六师和肖克部第六军团，全部进入了赫章县境。接着在蒋介石“务将红军歼于威水线以北”的命令催促下，敌追剿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李觉和“堵剿军”孙渡（其部鲁道源旅）等纵队邀功心切，亦先后分别由毕节、水城、威宁、镇雄向赫章“围追堵截”红军。

赫章人民中多数过去对红军情况不了解。加之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诬蔑红军为“共匪”、“共产共妻”、“烧杀掠”。于是，一听“红军来了！”，平时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纷纷逃窜，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躲进山里。早在2月14日，红军一部分和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队）就进驻到七星河对岸杨家湾“扩红筹饷”。他们曾多次越过七星关到赫章县境江南屯、七里沟、马桑坪一带，把地主韩万昌、韩世武、吴德昌的粮食仓打开，没收粮食供应红军，分济穷人。消息立即传开，四周百姓惊喜交集，铁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认清了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在野马川大土豪刘洪钧家做苦工的年仅十二岁的李荣春，听说三十里外来了拯救穷苦人的军队，心里激动得坐立不安。于是偷偷逃出魔窟，离开慈母，趁夜跑到七星关参军，成为赫章县第一个红军战士，（现住山西太原市，已离休）。

到了赫章境内，红军每到一地，都离不开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离不开“打富济贫”，随时随地为人民排忧解难，而对人民的利益都秋毫无犯，因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信任和支持。首先，他们在江南屯祖师庙召集群众“办招待”，宣传

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没收地主浮财分给穷人。苗族杨海舟、杨树清等，带着红军攻下平山堡，活捉顽匪刘洪祥而立了功，红军发给每人大洋10元和腊肉、大米等食物。攻击平山堡敌碉时，炮火延及四周，烧毁民房数十间，红军除向群众诚恳道欠外，还根据所毁房屋大小，分别赔给大洋15—30元，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接着红军在野马川没收刘洪钧、谢德成、朱永川、陈华宣、汤永三、邓炳成、况满公等21户地主恶霸的粮食一万余斤和许多钱财，分给群众。赤贫户刘元柱、潘苗子等受到特殊照顾。与此同时，红军搭台演戏，唱歌跳舞，与民联欢。唱词中说：“打土豪，分田地，工农的东西不拿半豪分，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大家都欢迎”。大家听了，进行对照，觉得红军言行一致，即是自己吃苦，也对人民利益秋毫无犯，跟“国军”“兵过如水洗”的恶劣行径截然不同。因此，从心底里真诚地热爱和拥护红军，积极帮助红军当向导，送情报，甚至磨面挑水，生火做饭……再苦再累，在所不辞。群众中老的主动送子参军，青年踊跃争当红军，有的青年惟恐被地主发现或父母不允，就偷跑出去参加红军，拥军参军气氛甚为热烈，短短两三天，江南、平山和野马川三个地方，就是李荣春、刘志新、朱贤忠等35人参加红军，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朱贤忠三岁丧母，十二岁失去父亲，依靠已出嫁的姐姐生活。因姐夫受土豪勒索，被迫借债保释，后无钱偿还，便将贤忠替人放牛抵债。红军过境时，年仅14岁的贤忠在山上放牛，发现一位红军战士生病掉队，便顿生怜悯之心，遂毅然弃牛离乡，护理着红军战士，跨上了光荣的革命征途（现住江西九江市）。

三天之后，敌人在后边“送行”，红军深入赫章腹地。虽

然形势险恶，但红军仍从容不迫地在城关镇、黄泥坡、白果镇一带宣传群众，打富济贫。这里，红军没收了土豪徐正达、王壁清、赵德升、彭树堂、况廷英、刘信三、阳修伦、陈泽民、张教文等富户的粮食117000多斤，银洋2600多元和衣物家具470多件，除军用外，大部分给了穷人。如贫农王景成就分得四牙边羊毛毡一床（今尚在）和数十斤粮食；坪子李开才上街卖猪，红军除用高出市价三倍去买外，还分给他一床棉被（今存半截）；汪家屯以卖柴度日的曹忠武，分得包谷三升，衣物一件和其他物资后感动流泪，为报答红军恩情，把心爱的儿子曹有缘（后改名王兴发，任四川绵阳分区副司令员，1977年逝世）送去参军。此外，红军在白果召开了万人大会，作扩红宣传，动员穷人参加红军。宣传中说：“我们现在这里打富济贫，往后还要走一天，招一千；绕一转，招一万，扩大队伍打日本，救中国。”还编有很多革命歌曲带领群众合唱，其中一首唱道：“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工农杀敌人，消灭豪绅和地主，英勇杀敌不留情！”此外，战士们对穷苦青年也随时进行宣传动员：“脱掉你的烂襟襟，参加革命当红军，打垮老蒋和日本，吃米吃肉穿新衣！”……总之，宣传的形式多样，内容生动，通俗易懂，阐明了穷人闹翻身、求解放、做主人的光明道路和美好前景。于是，广大群众尽心尽力，从各方面热情支援红军，许多青年积极要求参军，从而又呈现了一派拥军参军的动人场面。如：汪家屯和郭家屯的郭满堂（后改为郭泽高，现在贵阳，已离休）、郭六妹等十余名青少年，跑到红军与滇军侦察连刚打过仗的水坡拾弹壳，适遇红军后续部队由野马川开来，经红军一番宣传动员后，不再转家与父母辞别，便欣然换上红军发给的新装，跟着红军踏上了长

征路。又如：从达衣高山上下来的青年赵甫安和吴小山，本是背盖房茅草赶集卖线称盐巴的，可一到场上，就听到红军那感人肺腑的革命宣传，见到红军对待他们和蔼可亲，认为不参加这样“从没见过的好军队”还待何时，难道还要留在家乡受难受窝囊气吗？！于是当即摔了茅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自己的队伍。再如：白果青年张教会，父母允许他为红军带路到水塘铺就转家，但沿途红军对他比亲人还要亲，任务完成后仍和红军难舍难分，便决意不再转家，并在该地约得两位小伙伴，三人一起参了军。因此，仅青山、达依、海马姑、白果、洗菜河、水塘、铜厂、独山等八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竟达82人之多。

此后，红二、六军团继续西进。到达威宁边境妈姑时，后面仍有敌万、樊、郝三个纵队紧追不舍，西边亦有滇军堵截，南下之路也被敌李、郭两纵队封锁，唯有北边的川军相距较远。于是红军掉头往北，沿赫章彝良边境前进；到了林口，又掉头向东，顺着赫章镇雄边界驱驰；在哲庄坝伏击万耀煌纵队直辖13师后，又突然折向西南，经赫章境内，向滇军防备薄弱的威宁和昭通之间冲出重围，渡金沙江北上会师了。这次自妈姑始至进入威宁，历时近半月。由于敌情险恶，道路崎岖，红军几乎昼夜行军作战，在同一地点的停留均未超过一昼夜，但却无一时脱离人民，无一刻不为民着想。因而虽是匆匆过路，也给沿途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深厚友谊。在此期间，红军在回水塘把“区长”王焕章及其武装队长苏兴全的粮食2500多斤和其他一批财物收来，分给了杨二毛、陈瞎子等70多户穷人。阿维寨青年方劳三背柴支援红军，红军在半路上就给他接过来背，到宿营地后付给高价，叫他赶快买粮食

回家。这一行动，使受够苦难的方劳三深感跟红军走了才有出路，于是毅然请求参加了红军，（后任四川城都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1979年病故）。

红军在可乐、葛布，没收当地土豪安承基、罗启隆的财物分济穷人。如水营七十高龄的布依族老人杨么奶分得衣服多件，八十多岁还没穿完；葛布苗族张西亚、马天富等，每家分得包谷一斗五升，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红军的恩情。这里有饶应祥等一批青年帮助红军当向导，运东西到达云南，后因遇打仗被冲散，或负伤，或生病，才又陆续返回家乡。

红军到达恒底，得知水炉土豪贺仁高家年收租两百余石，便没收了他的几头黄牛来杀吃，打开粮仓把粮食和浮财分给了农民。如老街贫民邓顺华就分得大洋两块、衣服一件和鞋子一双；落水洞的苗族农民朱老二，分得一套衣服穿上后，一路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穷哥们也为他高兴，喊他“红军老二”；裹米厂冉小二的娃娃分得一个银铃铛，红军叫他拿去换件衣服穿。对于这些，大家异口同声地感叹道：“红军为何这样好哟？！没见过，没见过！”

红军在哲庄和桃园之间伏击万耀煌，消灭了他的两个团，这是在乌蒙山区回旋战斗中的一个大胜仗，当地百姓都称赞红军是神兵，一夜之间从天降，把黑麻麻的敌人都打败了。战斗结束后，旋即撤回财神塘地区。驻在咪途彝寨的红军，把地主余七寿的粮食背七斗到贫民王举万家，做出饭来一起吃，吃剩的粮食全部留给了王家；驻在张国清家的红军吃了他家三斗包谷，便付给他在市上要买一石包谷的钱。这时红军集中在纵横三十华里的狭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但红军又一夜之间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安然脱了险，老百姓

姓都说：“这是天意啊！”

红军进至万山丛中，听说前面毛姑砂坝有个地头蛇，但他是少数民族（彝），就派某连蔡指导员前去喊话，劝他让路通过，可这家伙不识时务，自恃有依山傍水的坚固石碉，带十余个喽罗肆意向红军射击，致蔡指导员牺牲在乌蒙深山之中。红军被迫还击，用炮轰开他的乌龟壳，击毙匪徒三人，并缴获其财物分给群众。如，干人王文清得羊毛软被一床；刘小润得2丈宽幅青布和一些零花布；张子秀、安福珍、张文荣、王清正等贫苦农民，共分得10600个铜圆；吕老大的奶奶分得二两鸦片；陈绍华分得五尺宽布和一支电筒（后卖得两块大洋）。虽然红军驻一晚上就走了，但这里的彝族人民一辈子都说：“红军实在好！”水牛坝青年彭小冬当时去赶可乐场，还后悔没得红军见，可当他返回时正在途中遇到红军，就和苏戛陈余顺（彝族）一道，裹在大队伍里当红军去了。

红军二、六军团回旋转战赫章十余日，“时间不长情意长，战斗不多遗迹多”（红军作家陈靖语），当年全县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计达130多人。据王兴发同志1983年回忆：“我所参加的红军连，原只剩二、三十人，是在赫章扩红后，才成为名符其实的满员连队。”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人心向背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

红二、六军团 哲庄坝战斗贺龙指挥部

何克敏

发生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的哲庄坝战斗，是贺龙亲自指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一举击溃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战。贺龙指挥部设在镇雄巴溜乡（今巴溜村）第三队荒戛梁子之下的鲁正宣家。这里山高谷狭，道路崎岖，距离哲庄坝战场六七华里。

鲁正宣，汉族，现已八十一岁高龄，对当年情景，尚能记忆犹新。原住一幢三合院草房，至今犹存。三月十一日傍晚，贺龙率队到他家，其中有的女同志用竹篾背娃娃，用奶瓶喂乳。贺龙十分客气地要求给一间房子用。鲁正宣就把厢房的一头让出来，这就成了贺龙指挥部。

第二天，即三月十二日，哲庄坝战斗打响了。贺龙请鲁正宣的帮工陈家珍（男）带路，亲临蛇堡梁子前线指挥。炮声隆隆，弹丸横飞，贺龙关切地对陈家珍说：“老乡，把身子弯下，恐怕冷弹伤着人。”陈胆小没见过战火，又不了解红军的意图，想借故溜走，说：“大军，肚子饿了，我去找饭吃。”贺龙怕他遇上敌军，微微一笑，体贴地递给他两个饼子。后见红军跑来向贺龙报告说，前线打了大胜仗，缴获中央军的大批武器、灰毡等。贺龙叫陈家珍去拿几床来用，陈怕生是非，未敢答应。

第三天（即十三日）天没亮，贺龙等迅速转移，离开了鲁

正宣家。贺龙留下的一根木扁担，鲁一直把它珍藏着。他说，红军真好，纪律严明，拿了老百姓的一个鸡蛋都得付钱。

鲁正宣保存了二十多年的贺龙扁担，于一九五八年，被赫章县人武部的李增强同志动员奉献出来，送往毕节展览①。

鲁之茅屋，在艰难的战争年代，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无代价地让出给红军作为指挥部，尽管是一天两夜，应该说已对革命作出一定贡献。因此，人们也未曾把它遗忘。几年前，甘肃省的一位大学教授叫秦明（据说是当年贺龙部下），虽已鬓发如霜，但英雄不减当年勇，万里迢迢，重踏红军路，辗转来到巴溜，亲访鲁正宣。在亲切的交谈中，秦明回忆说：“当时处境艰危，缺炮弹，为便于轻装行军，我们就把一门大炮（即山炮，在桃溪战斗中缴获注②）埋在以萨（镇雄境内），以后找不着了。”临行前，秦与鲁合影留念，并用小黑板写上“贺龙同志指挥部”挂在鲁的厢房上拍照。之后，镇雄县又来人把鲁正宣的房子照了去，照片上的题字是“哲庄坝战斗巴溜三合头”。秦、鲁的合影和这张照片，至今仍被鲁珍爱地保存着，视如传家之宝。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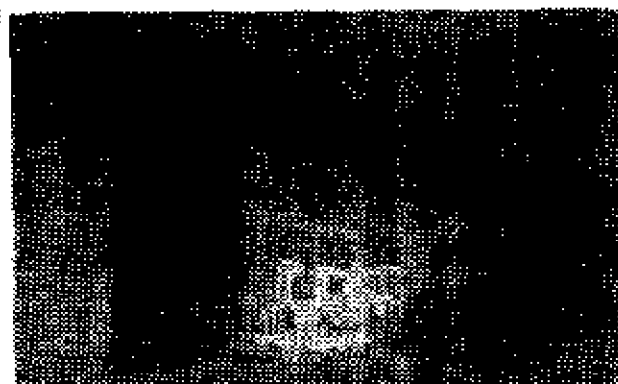
注①：贺龙的扁担，据鲁怀忠（原赫章县纪委副书记，已退休）同志介绍，他曾亲自目睹，木头的，不算长。

②：《红军黔滇驰骋风云绿》第849页，朱家胜著“三进奎香”一文。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87年9月。



← 秦明与鲁正宜

哲庄坝战斗指挥部



回忆赫章第一次解放

朱楚康回忆 赵洪永整理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发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舞着全军指战员。进军祖国西南的人民解放军如铁流滚滚，所向无敌。国民党军队经过几大战役，节节败退，如惊弓之鸟失去战斗力。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收罗残部窜入贵州进入云南，妄图作困兽之斗。我十六军侦察营（我当时是营部的工作员），在军司部侦察科吴科长、营长王志敏、政委乔根源的率领下，于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毕节。沿途虽无大的战斗，但行军之艰

苦，武装侦察任务之重，战士们体力下降，进住毕节后才得以稍事休息，改善生活，恢复体力。

这支部队，当时代号叫“王店部队”，他的前身是中原人民解放军一纵侦察连。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淮海战役后，扩大为侦察营。部队里有许多经历过抗日战争考验过的老战士。解放战争年代，跟随刘、邓首长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牵制敌人；渡江时，潜入江心探取情报，抓回活舌头，在浙江黄源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势战胜优势，一个营歼敌一个师。是一支战斗力强，有光荣历史的部队。

毕节解放后，大部队向四川迂回，参加成都战役，沿途皆捷，胜利的消息传来，部队人心振奋，欢呼雀跃，情绪高昂，请战心切，就在这时，上级命令我营继续西进，解放赫章、威宁，大家高兴极了。

十二月九日，我们从毕节出发，当天宿营七星关，行军九十余华里，同志们忘却了行军的疲劳，一路谈笑风生，歌声此起彼伏，有三个身穿粗布军装，配带武器的同志和我们同行，副政委吕光和保卫干事老谷向我们介绍，才知道他们是专署和分区派去接管赫章，建立地方政权的工作组。组长是个瘦高个子，三十来岁，叫李超臣，通信员杨保玉，还有一个干部齐泮龙。部队经过撒拉溪时，前面传来口令：“不许向老乡买东西”。街上的糍粑，鸡蛋等食品到处可见，但无人敢买，原因是当地有个“麻院疯”，怕食品内有麻疯病毒。

部队到达七星关，天也黑了。侦察员送来“报情”：“七星桥被破坏，桥板被拆除烧毁，桥头有桥板燃烧后的痕迹”。这个情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敌人为什么只烧了桥板而不炸毁桥梁呢？预感河对岸伏有敌军，拂晓将似一场“飞夺泸定桥”的

战斗。全体指战员从思想上已作好了强渡七星桥的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我们来到桥边，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找来木板铺上，顺利通过七星关桥，进入赫章境内。同志们随时都准备投入战斗，但却未遇敌抵抗，顺利进驻了野马川。

我们进入赫章境内后，沿途开展宣传工作，每经一个小街、村寨，都张贴人民解放军二野司令部、政治部的大布告和毕节军分区的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我们是当年长征经过这里的红军。”宣传我军“约法八章”、“入城纪律”。讲形势、讲政策、号召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地方武装实力放下武器，诚心归附，既往不咎，站在人民方面来。

十二月十一日，部队从野马川出发，行军速度加快，下午三点左右，在离赫章不足五里的地方——黄泥坡停止前进。派出警戒，乔政委作战斗动员，讲了形势，号召干战在解放赫章的战斗中争取立功。接着营长王志敏下达战斗命令，部队作好迎接战斗的准备前进。一进城，不仅没有敌人抵抗，而且还有不少群众和知名人士站在路旁敲锣打鼓，欢迎部队。原来国民党部队早已逃之夭夭。县长曹增荣及其保警队见我军到达黄泥坡就拖家带着惶惶逃离县城了，我军一枪未发，赫章城就解放了。当天超臣他们顾不得休息就召开了群众大会，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准备成立支前委员会，为配合开展工作，我们在县政府门外的大墙上写了“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民主专政万岁”，等标语口号。社会秩序井然，一些跑出去躲藏的群众也回来了。

部队进入赫章后，每天派出侦察小分队进行侦察，寻找曹